

村道

吴良伦

依山就势，蜿蜒曲折，时缓时陡，像是爬行的蚯蚓。然而，就是这乡村道，见证着旧年代山里人的勤苦、朴实和欢乐。

我的家乡，往大了说，位处长江北岸；一具体，如同大地上千千万万村落一样，其实就是被崇山峻岭所裹拢的一个小山村。村庄由来，据老辈从自己的老辈口口相传：元末天下大乱，朱元璋与陈友谅激战鄱阳湖，为躲避战乱，瓦屑坝先民们历经千辛万苦，四处逃难，逐山而躲进了这深山，应了“宁为太平犬，不为乱世人”老话。

因为地处深山，家乡水田少得可怜，且这少得可怜的水田均是不旺货的泉水高寒田，年成好，正常人家一年所收获的稻谷，还不及山外人家留的稻种多。然而，天不灭无路之人，只要肯下力，就可开垦出山地，如此一来，山地虽出奇的多，可是路远坡陡，只能用来种山芋、玉米、茶叶等山区特有的“山货”。

在农村，有屋场的地方就有道路，只有大小长短宽窄之别。村道，就是为了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进出。大人们下地干活挑柴担水，小孩子放牛割草上学放学，日复一日，哪一天不要走在村道上？年复一年，哪一项离得开村道？

对村道，乡亲们维护极为上心，修建边沟，砍除杂草，加固石坝，无须动员，大家得空自觉去办。村道依山而修，尽管宽不盈尺，乡亲们人人遵循先辈的教导，两两相遇，不用招呼，空手的必折身主动给挑担的让路，挑轻担的必主动给挑满担的让路；要是同向而行则相反，挑担的给走空手路的让道，挑满担的给挑轻担的让路。乡亲们说，心宽路宽，路是公家的，谦让一下，于人方便，于己方便。

我不知道，为什么家乡村道中间居然有一截是青石板的，这截青石板路约1公里，同样的依山就势，修筑时依照石板形状，或竖铺或横展，大小颠开，勾缝合齐，错落有致，经年的雨水和一代代人鞋底的磨蚀，变得光光亮相，走在上面大有得道成仙的感觉。

离石板路不远，立着一株大枫树，铜枝铁干，冠盖过亩，树表鳞状斑斑，枯皮层叠，裂痕重重。对于这株大枫树，村里谁也说不来系何人所栽。年年春落人间，老枫树犹有灵气附身，光秃秃枝干上应时生出一片嫩绿的叶子，演绎着生命的律动和强劲。夏日无疑更是老枫树勃发的时间，叶片一天天增厚，脉络也变得清晰起来。随着秋天的到来，老枫树换了新装，全身通红，红中透紫，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。冬天，老枫树挂上雪花，树身黑白相间，构成一幅大写意。曾有树贩子出价50万元收购，不想，被乡亲们没得商量地给打发走了。

因此，大枫树底下，自然成了行走、挑担者小憩最佳场所。住在圩畈的舅父，每年荒六月时候，都要为我家送来新米，名曰“尝新”。挑着满担的舅父，每每来到大枫树下，少不了要歇肩一番，只见他就地落好担子，取下头上麦草帽，就近落座在暴突地面的树根上，掏出手帕擦着汗涔涔的脸，很舒心拿起麦草帽当成扇子，边扇边吸起自制的旱烟，一阵烟雾飘荡而去，舅父拾起担子，和着肩头扁担“吱嘎”“吱嘎”节奏声，坚定地迈开步子，朝着我家赶来。对于舅父的周济，母亲也从不让舅父空手回去，总是不忘将自产的玉米、山芋、毛竹让捎回去。

除了玉米、山芋、茶叶收获季节，腊月正月，村道上更是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担着“山货”换米过年的，担着心仪年货返家的，盖新房运材料的，结婚的，嫁女的，走亲戚的，忙碌的身影中照见乡亲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

冬节迎暖阳

鲍安顺

从冬至那天起，才会进入真正的数九寒天。还有一种说法，“晴冬至，烂年边”，这句流传了千年的俗语，虽然至今仍有争议，但仔细想，在冬至明媚阳光下去野外祭奠先人，在悠闲的年边一家人围着火炉，边吃边喝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其间的道理，一想就明白了。冬至一片暖阳，除夕大雪纷飞，这是充满人情意味的生活愿景。

网络上看到，美国纽约中央公园，一名华侨艺人在冬至那天，教一名女孩制作巨型泡泡。那天纽约最高气温达到14摄氏度，阳光灿烂，温暖如春，那位艺人神情怡然，内心充满渴望，他制成的泡泡在阳光照耀下，飘浮着，色彩斑驳，非常好看。他说，他选择冬至日出来，就是想表达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，他说他在阳光下凝望肥皂泡，越涨越大，好像看见乡情洋溢起来，亲情也在风和日丽中清晰地飘漾起来，让他内心的希望变得丰富而深情。



图片来自网络

小时候，每年冬至那天，父亲领着我去祖母的坟头祭奠。如今，父亲去世四十年了，每年冬至，我总要携着妻儿赶回老家，去父亲和祖母的坟头看看，尽子孙孝道，追忆往事，回味如水时光。“冬至到，暖阳照”，这是儿时父亲对我说的话，老人说话时的眼神透露出一种暖意和温情。也是他告诉我，在冬至暖阳融融中，走在山野之间，多么美好，多么快乐，亲情爱意在阳光中弥漫，闲适而充满慰藉。是呀，在冬至暖阳下，欣赏景致，一草一木，江河奔流，水天相连，内心滋生的温暖希望，传达心灵渴望的亲情暖意，升腾生命畅游的恢宏气象。

冬至，最怕遇见雨雪天。早餐吃汤圆时，看着外面雨雪，我就想着自己走在山水间，会成为狼狈的漂流者。出门后，不能游玩山水，扫墓结束就一身泥泞地回家吃节日美食，品尝时总感觉不到暖阳融融下的那种独特风味。中午的鲜美馄饨，还有家乡油滋滋的粉蒸肉，也吃不出尽兴和悦的畅快感来。记得有一年冬至晚餐，父亲就着羊肉火锅喝着烧酒时，嘴里却不停地说，今天要是个艳阳天就好了，吃着新鲜的羊肉，喝着暖呼呼的烧酒，想象着往事如云，江山风情如画。父亲是这样说的，可是我总能感觉到老人家眼里充盈着泪花，他一定是在想他的童年时光，想他走在冬至暖阳下，祖母牵着他的小手，美好而甜蜜地走在故乡的山水之间。

冬至也称冬节，这个节气的独特之处，正好与夏至相反，这是一年中白昼最短、黑夜最长的一天。早年乡间那些给人打长、短工的人曾经说：“过了冬至，一天长一葱。”他们渴望冬至过后，白天就慢慢变长了，可以享受阳光温暖的时光，再也不用承受苦寒晨起的劳作之苦，以及冬夜茫茫的凄凉守望了。冬至暖阳，这是生活的渴望，也是生命最低廉却又很高雅的哲思想象。

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标题：冬至寒窗或现一抹暖阳？因为好奇便看了文章全文，原来是说股市行情严寒凛冽，渴望出现探底反弹的小阳走势，给伤痕累累的股民呈现一抹暖阳！文章标题的冬至，并不是传统节日的意思。我看后，油然而生情，我想无论股市风云还是山水气象，人情与人性总是一致的，渴望冬天的暖阳，是一种期待，也是一种美好的想象，它无处不在，在人类的心灵深处，也在世间丰富多彩的绚烂阳光下。

冬不砍树

郭华悦

冬不砍树，是一种智慧。

一棵树，在春天里发出新绿，在夏日里郁郁葱葱。到了秋天，枝叶开始凋零。直至寒冬凛冽，落叶纷飞，枝丫上已是片叶不存。整棵树从外表上看，俨然枯死的样子。

旧时之冬，是剪枝的时节。除去多余的枝节，确保树能在来年中，长得更高。剪下来的枯枝，能当柴禾。但却很少有人，会在冬日里把整棵枯树砍倒。冬不砍树，因为外表看似枯死的树，很有可能在来年春天到来时，重新焕发新绿。

树有冬。人，亦是。

一棵树，在冬日里将自己彻底收敛，外表上容易给人枯死的假象。此时，若是将自己认为已经枯死的树砍倒，犯错的几率并不低。冬日里的树，不适合进行大的断舍离。

一个人，若是遭遇寒冬，亦是如此。人生进入低潮，怎么才能摆脱出来，重新焕发生机？很多人选择的是断舍离，放弃与割舍，让自己轻装上阵，从而摆脱包袱，迎来春天。可结果，往往事与愿违。

原因其实很简单。树之冬，容易让人误判，因为外在与内里不尽一致。人的冬天，何尝不是如

此？一个人在遭遇低潮的时候，容易被各种负面情绪包围。在四周满满的负能量中，做出错误决定的可能性并不小。

一段关系中，会促使一个人下定决心的，往往不是在幸福快乐的时候，而是在破裂沮丧的低潮期。当一个人感受到快乐时，下意识的做法就是无所作为。这么一来，才不至于改变原来的轨道，让生活继续朝着快乐的方式驶去。

会让一个人下定决心，做出重大决定的，大多是在需要改变的时候。而这样的时刻，大多源于破裂与冲突。心情跌到了谷底，要改变现状，唯有转变轨道。可在一盘惨淡中，不良的心境往往会放大负面的事物，而让做出决定的人，只顾着摆脱眼前的局面，却不曾考虑长远的结果。这么一来，判断出错的概率便大大增加了。

感情如此，生活亦是。重要的决定，需要的是理智与判断力。当一个人心情愉悦，最起码内心平和的时候，才有可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智，去观察和判断生活。而负面的能量，往往会促使一个人，做出过激的决定和行动。

冬不砍树。树是如此，人亦如是。